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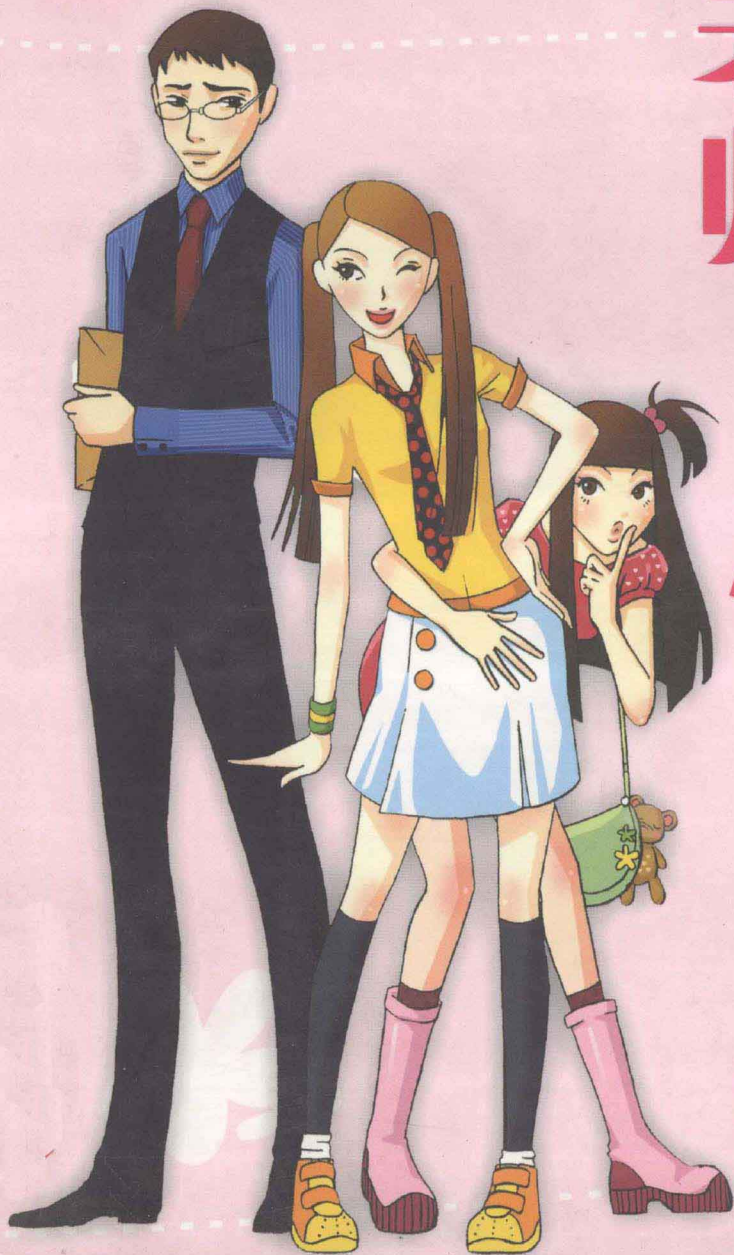


读懂她的心理才能走进她心里

王慧艳 著

老师

我要
你
做我爸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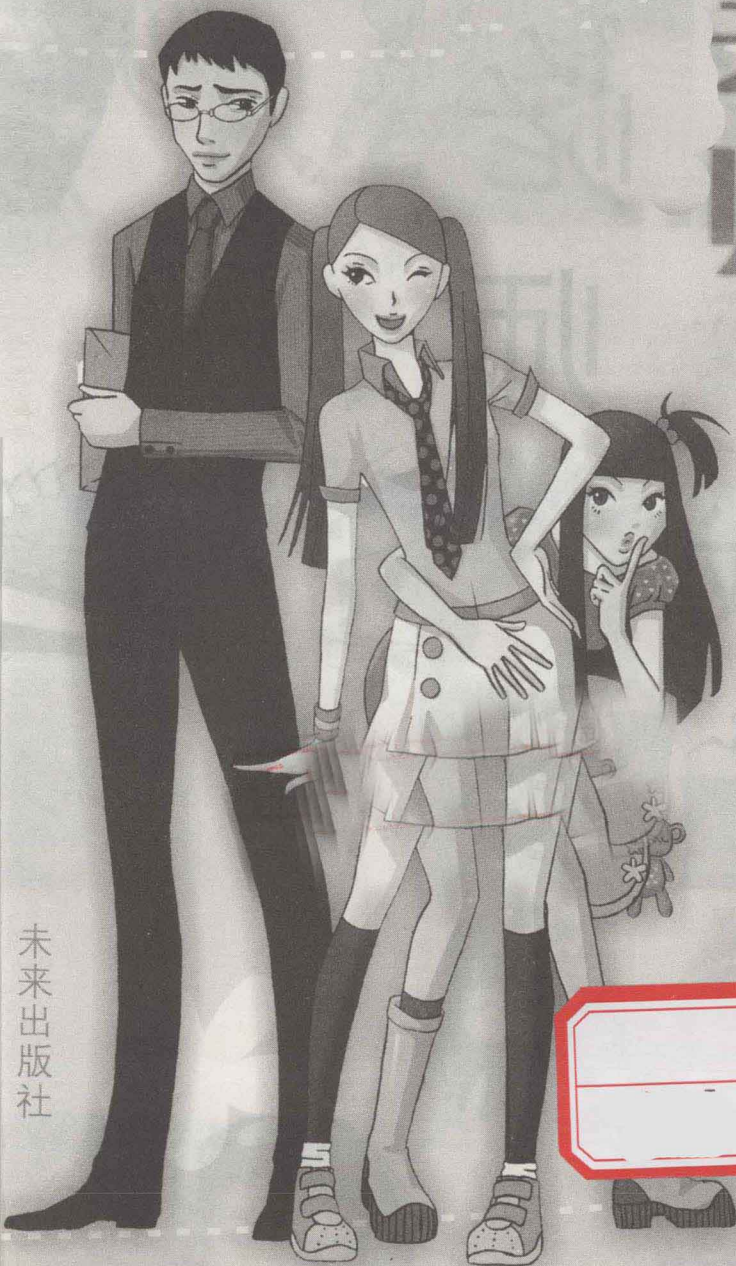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慧艳 著

老师

我要 做我爸爸

你



未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师, 我要你做我爸爸 / 王慧艳著. —西安: 未来出版社, 2005. 9
(八脚猫校园女生小说系列)
ISBN 7-5417-2922-1

I. 老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88693号

老师, 我要你做我爸爸

策划编辑 丽 玮

责任编辑 当 然 戎 洽

装帧设计 冯妮妮

封面画 婷 婷

出版者 未来出版社

地 址 西安市丰庆路91号

邮 编 710082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陕西省印刷厂
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 7.5印张

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17-2922-1/I · 543

定 价 14.6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- 1/ 写一封遗书，一封长长的遗书，一封会让他后悔的遗书
- 11/ 我的外号叫千里耳，谁的事也甭想逃过我的耳朵
- 23/ 沉鱼落雁，沉，只有胖了才能沉，落，只有体重增加了才能落，如此沉鱼落雁也
- 33/ 我根本不是当班长的料，也不是当校广播站组长的料，我谁都管不了，我也不敢管
- 42/ 黑板上画了20个女孩，有20颗红心从这些女孩子的身上飞出
- 48/ 天啊，你们哪里像被父母娇生惯养吃香喝辣的独生女，倒像是被饿了多天的一群小母狼
- 56/ 白莉娜成了讲话狂，只要有个话头伸出，她的话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
- 63/ 那个漂亮的女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乖学生，那上课听讲的样子真是招人喜爱
- 72/ 教室里走进一个老头，身上裹着一套崭新的蓝色中山服
- 81/ 朱珠被他压在地上，篮球砸着他的后背弹远了
- 90/ 那双带气垫的高跟运动鞋足足使朱珠的“海拔”增高了10公分
- 99/13岁，怎么懂得去谈恋爱呢？那不过是一种感情的转移法
- 109/ 在门被关上的刹那，朱珠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出来，爸爸死了
- 117/ 爸爸死了还不允许有个异性的朋友聊聊天吗



127/ 她听见妈妈苦苦叫她的声音，她甚至感动地接受了妈妈在她额头上的亲吻

137/ 那些浪漫的情感，那些甜腻的称谓，那些令人窒息的话语几乎令她哭出声来

142/ 听着胖老头气愤的叫喊声，朱珠高兴地笑出了声

153/ 亲情是种很奇怪的感情，它能把人与人的距离拉得很近

163/ 她们的影子被街灯拖得好长好长，她们的影子被车辗得粉碎粉碎

169/ 他就像一个飘移的魂魄，时时附在朱珠身上

176/ 什么叫沉沦？你查完字典再来用这两个字好不好

184/ 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朱珠心里慢慢地滋生着

191/ 他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朱珠，有些忧郁，有些凄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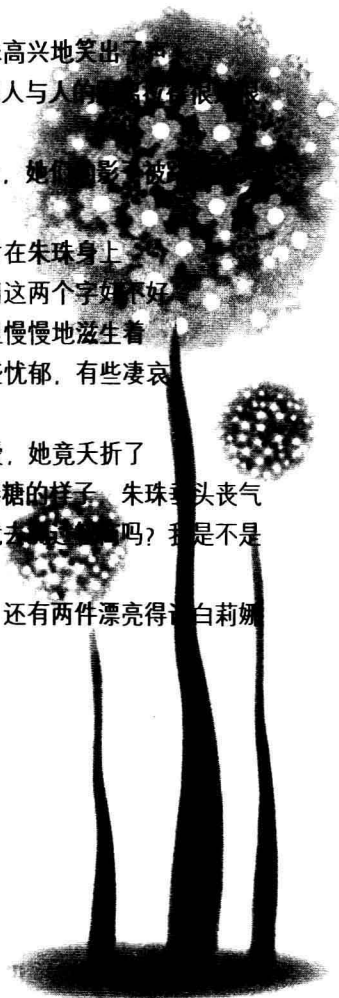
200/ 做妈妈？不会吧？我才13岁啊

209/ 朱珠哭自己没有给小蕊足够的爱，她竟夭折了

215/ 望着白莉娜洋洋自得地舔着棒棒糖的样子，朱珠垂头丧气

223/ 朱珠泣不成声地问妈妈：你带我去买娃娃吗？我是不是很笨

229/ 包裹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娃娃，还有两件漂亮得让白莉娜嫉妒死的连衣裙





写一封遗书，一封长长的遗书， 一封会让他后悔的遗书

每个人都有难以启齿、刻骨铭心的秘密，知道朱珠的秘密吗？当她被一个情字折磨得死去活来时，她决定了断自己。

只是，了断自己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了断前似乎应该做些什么，因为书里是这么写的，电视里也是这么演的，那做什么呢？朱珠思来想去，最终决定只写一封遗书，一封长长的遗书，一封会让他后悔的遗书。

不过，星期一是绝不能写的，因为星期一是朱珠妈妈送朱珠去汇丽私立女中的日子，星期一也是作业最多的日子，一大





早她就要装出一副兴高采烈、若无其事的乖乖女的样子跟妈妈去学校，再挥手做出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和妈妈虚伪地道别，其实心里巴不得立刻走进教室，好见到那些两天未见的同学，“噢，你来了！”“哈，带什么好吃的了？”“星期天去哪儿玩了？”

其实不就是两天未见面么！可同学们之间都像有两个世纪未能见着似的亲热，大家互相打着招呼，整整要寒暄一天哪！这是朱珠心情最好的日子，她不会把它用来写遗书。星期一不写，那么只能星期二、三、四晚上写了，朱珠会安排好写遗书的时间，吃完晚饭，先写遗书，再赶作业，谁也不会发现。

然而，朱珠的计划却被一个男人——一个从未谋过面的男人给搅了。

星期二晚上，朱珠刚铺好纸，就响起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。朱珠以为是邻舍的女生，嘴里不满地嘀咕了一句：“敲什么门呀？天天一个教室里上课，何必弄得如此生分。”不过，嘀咕完她仍旧客气地提高嗓门嚷了一句：“请进吧，小姐！”

门被轻轻地推开了，一个穿微喇牛仔裤、黑色T恤衫的高个男人微笑着进了屋，他很自然地用手捋了一下深棕色的中分头，目光从朱珠开始——扫过屋里的四个女生。

一个陌生男人，私自闯进女生宿舍，不是流氓也是坏人！

这是从朱珠大脑里分解出的第一个信号，不容陌生男人开口，不容朱珠多想，她突然紧闭双眼，张圆嘴形，亮开嗓门高喊起来，“快来人啊！抓流氓啊！”骇人的尖叫，恐怖的声音，不啻于原子弹爆炸。



朱珠的喊叫声如同一个传染源，屋里的几个女生顿时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叫起来：“来人哪！有坏人闯进来了——！”

刺耳的尖叫声吓得那个男人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他惊慌地瞪着四个女生，用世界上最温柔的语调说：“同学们，不要叫，我……”

朱珠怎能容忍一个陌生男人对她们解释说 he 走错了房门？怎能容忍一个坏人告诉她们说他进来不是想做坏事？又怎能容忍一个流氓闯进女生宿舍说他只想看看她们这些小女生？

绝不能容忍！立刻就有一股不自觉的力量驱使朱珠顺手抄起床头柜上的脸盆，不顾一切地朝那男人横抛过去，其势之猛、其力之狠，绝不是一个刚上初一的小女生能够做出来的，这叫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

只见那男人头一偏，肩膀一歪，虽然反应敏捷，但不长眼的脸盆仍毫不留情地撞到了他的脸颊，他嘴一咧，手不由自主地就去接那个脸盆。不过，他接晚了，因为脸盆已经疾速地落在他胳膊上然后又掉到地上，发出了丁零当啷的响声。那男人的表情有些愤怒，他尴尬地用手轻触着被撞伤的脸，往屋里走进一步，非常不满地吼了一句：“嚷什么嚷？”吼完后锁紧着眉头盯住朱珠的脸，“你看我像流氓吗？”大概是见朱珠吓得眼都直了，这才控制了一下情绪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老实说，朱珠早已被自己刚才的行为吓呆了，扔完脸盆后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瞪着两只不大的圆眼惊恐地瞧着那个男人。不管他是不是流氓，朱珠可不想把自己的名字随意地告诉



一个陌生男人，一个闯进她们宿舍又被她用脸盆砸伤了脸的陌生男人！朱珠偷偷地用余光扫过宿舍里另外三个女生，希望她们能给她解一点围，但她发现她们的样子还不如她呢！人人一副惊恐万分的模样，个个蜷着身体缩在床的最里角，用6只死鱼一样的眼珠盯住眼前这个陌生男人。至此朱珠才大梦初醒，她们这四个13岁的孱弱女孩怎么会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对手？可是，她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啊！不管怎样，她们是四个人，四比一还是有取胜的可能的，不过死拼是不行的，要缠住他，要用计谋抓住他或是骗他走，但用什么计谋呢？

朱珠的眼珠子扫了一眼被这个男人关紧的门，希望此时此刻会有一个女生闯进屋里来，平时，她们的耳朵比兔子还灵，朱珠宿舍里稍有些叫嚷，她们就会闯进来大呼小喝，可今天，怎么了？全聋了？这么大的动静居然谁也没有听见？朱珠心虚了，脑子早被这个五尺高的男人吓空了，竟然想不出一主意来，只能结结巴巴地顺着那个男人的问话答道：“我……我叫……朱珠，你……你是谁？你要干……干什么？”

“猪猪？怪不得呢，除了叫喊，你的劲儿也不小啊！”男人用手在脸上轻抚了一下，嘴里发出疼痛的咝咝声，讥讽地望着朱珠说：“还真有些猪的特征哪。”

“你骂人！”朱珠恼怒地瞪了他一眼，“你到底是谁？来我们宿舍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你们新来的老师！我来看看你们。”见屋里四个女生始终转动着一对不相信的眼珠，那男人又补充说：“你们的



张老师今天下午突然犯病住院了，我临时做你们的班主任，我叫倪枫，你们叫我倪老师就行了。”

天哪，原来是新来的班主任！至此，四个女生四颗心忽地放下来，一同壮着胆子挤到他跟前。朱珠不顾一切地从三个女生中挤到前面，就像打量一件物品似的将他上下左右仔细地审视了一遍，“你是女老师？”朱珠的听力一向最差，要不然每次听写她都会错上一大堆。此时，她又听差了。

“女”老师点头。

朱珠却使劲地摇头，并将眉心挤成了一个“川”字，“不对吧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如果我的视力没有发生障碍的话，你不是女老师。”

“女”老师双手插在腋下，偏着头反驳朱珠：“如果我的视力也没有发生障碍的话，我觉得你也不是一个女生。”

朱珠知道他是指自己头上的短发，那是她妈妈怕她洗头麻烦特意为她剪的，虽然她不喜欢这个半男半女头，但也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，于是她狡辩道：“那就是你的视力发生了障碍，因为我就是个女生。”

“如此说你的视力也发生了障碍，因为我就是个男老师啊。”“女”老师模仿着朱珠的口气说。

“你赖皮，你说过你是女老师。”朱珠有些急赤白脸起来。

“女”老师显然不想惹恼这个小女生，于是用手指着自己的嘴说：“我说过吗？”

“别想赖账！”朱珠双手插腰，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。

“女”老师无奈地做出一副倒霉的样子叹着气，“唉，惨了



惨了，怎么会碰到你们这几个青红不分皂白不辨的文盲，除了分不清好人坏人，连男女都不分，张老师怎么会让我教这种学生？还几番告诉我说你们都是些聪明的女孩子，噢，原来聪明女孩子的标准是这样子的。”说着居然懊悔地摇起了头。

朱珠绝不想败在这个“女”班主任手下，立即学他的样也做出一副失望的样子猛地摇起了头，“啊，糟了糟了，怎么会碰到这样一个有眼无珠的女老师，连自己的学生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，这还不算，连好学生与坏学生也分不出来，张老师怎么会找这样一个老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？”说完立即钻进三个女生中间，和她们一起嘻嘻哈哈，夸张地笑成一堆。

好半天好半天，才有一个女生抬起脸，用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温柔目光看着“女”老师，“我们才不会傻到男女不分呢！你不就是姓泥嘛，泥老师，泥巴的泥字，对吗？”

“女”老师，不，是泥老师的表情有些哭笑不得，不过，他很快就露出了笑脸，很是赞赏地点点头，“你真聪明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欧阳莎莎。”

欧阳莎莎的声音很是甜美，甜得泥老师的态度也变得格外地温和起来，他抚摸了一下欧阳莎莎的头，“嗯，很好听的名字。”

“其实我们都听出了你姓泥。”另一个女生也不甘地插嘴道。

“是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泥老师把脸转向了她。

“白莉娜。”



快人快语，泥老师笑了，又把脸转向那个一直把头藏在朱珠身后的女同学，“你呢？”

“陈韵。”陈韵声音很小，脸也立刻红了起来。

“既然你们都听出了我姓泥，为什么不反驳猪猪呢？”泥老师摆出了一副想拉拢人的姿态。

“这……”白莉娜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，瞄了朱珠一眼。

不过朱珠知道，白莉娜是她的铁杆和死党，绝不会揭她的短。

见白莉娜吞吞吐吐，泥老师知趣地没再问下去，而是把目光定在朱珠脸上，带着狡黠的笑容问：“你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起这样一个名字——猪……猪，你并不胖啊？”

这次，朱珠可不能再像泥老师刚进屋时表现得那样愚钝，她收了脸上的笑容，声色俱厉地斜视着他，“想给我起外号？告诉你，我不怕。”嘴上说不怕，可心里还是大大地不满起来，朱珠知道泥老师给她起的外号是“猪猪”，其实这个外号在上小学时就有人给她起过，上了初中后以为没人知道就会躲过去，想不到竟会被这个新来的男老师给叫了起来，于是她便有些生气地嘀咕起来：“哼，老师也会给学生起外号呀？真是没见过呢！”

泥老师大概觉得自己占了上风，终于扑哧一声笑了，他稍稍蹲下一些身子，把脸凑到朱珠眼前，“猪猪，真的生气了？”见朱珠扭过脸不愿意理他，立刻把声音放得低而温和，“你知不知道‘猪猪’这两个字在我心里是个多么可爱的昵称，如果你真的不喜欢，我宁可把它送给别的同学。”





朱珠心一动，转过脸来审视着泥老师的表情，果真是一副严肃认真的模样，不禁心中暗喜，可仍有些不放心的，因为她觉得这个男性的女老师并不好惹，于是也学着他把声音放得低沉低沉：“你真的这样认为？”

泥老师的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一般。

朱珠放下心来，喜形于色，“那好吧，就算你是真心的，不过，你得给我们宿舍的每一个同学都起一个昵称。”说老实话，朱珠觉得自己绝不是那种满脑子长满油脂的女孩子，她不会让泥老师占她便宜的。

朱珠话刚落，白莉娜便跟着起哄，“是啊，也给我们每人起一个昵称，不能偏心眼儿！”

“就是！”欧阳莎莎使劲地点头，表示赞同。

只有陈韵羞涩地咬着下嘴唇，不时悄悄抬头看泥老师一眼。

可姜毕竟还是老的辣，如果泥老师比朱珠笨大概也不可能来替张老师做她们的班主任了，只见他扫了四个女生一眼，微微一笑，很有些认真地望着朱珠说：“猪猪，你知不知道物以稀为贵这个道理？如果大家都有昵称，你的昵称还会显得如此可爱吗？”

“你这样认为？”朱珠来回不停地转动着眼珠，上当了。

泥老师终于轻松地呼出一口气，很神秘地冲朱珠笑笑走了，他说他还要去别的宿舍看看。

因为泥老师的突然闯入，朱珠的遗书可怜地被她搁到了一边，已经耽误了时间，只有把作业做完再说。



等四个女生做完作业，自然而然地就把话题扯到了泥老师身上。

“你们发现没有，咱们这个班主任是个男的。”欧阳莎莎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咪咪笑着，她的话说得慢条斯理。

“废话！傻瓜才会觉得他是个女的。”朱珠故意走到欧阳莎莎身边，用手摸摸她的额头，想证明她的智力是不是发生了障碍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欧阳莎莎明白朱珠的意思，立刻解释开来：“来汇丽女中有一个月了，我发现所有的老师都是女的，惟有这个新来的泥老师是个男的。”

“男老师有什么不好？”白莉娜凑到朱珠和欧阳莎莎跟前，从嘴里拔出棒棒糖，挑着眉梢说：“你们还没发现呢，泥老师长得好酷。”

朱珠同意白莉娜的说法，立刻附和道：“是啊，他长得像明星。”

白莉娜连忙补充说：“我觉得他特像陈道明。”

大概是没有生人在了，陈韵终于放大胆子接过她俩的话说：“我妈最喜欢陈道明了，只要有他的电视剧，她都会看。”

“你们呀，都是追星族。”欧阳莎莎用一种不屑的目光瞧着她们，然后嘴里发出了一阵感慨：“我们学校不是一水的女老师吗？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男老师来？还姓女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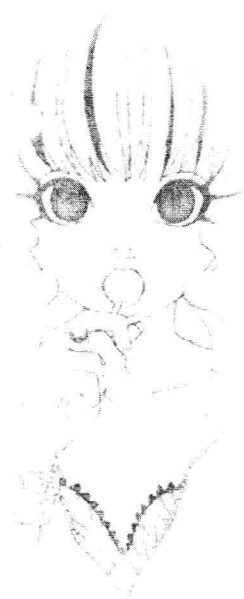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姓泥。”朱珠纠正。

“管他是姓女还是姓泥，反正他是个男老师。”白莉娜瞥了朱珠一眼，像是在问自己，又像是在问大家：“为什么会来一



个男老师呢？”

“是啊，为什么呢？”谁也不能解释出这个原因来，于是，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分析起来，但无论她们怎么分析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，直到有人响起了入睡的鼾声，朱珠才像中了魔似的也跟着沉沉睡去，梦中，她仍没停止分析，她们学校为什么会来一个男老师呢？为什么……



我的外号叫千里耳，谁的事
也甭想逃过我的耳朵

知道前苏联的克格勃间谍吗？那可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、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间谍机构，这个机构里的成员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间谍，没有他们搞不到的情报。

朱珠觉得她们班的白莉娜就像前苏联的克格勃间谍，因为星期二早晨刚走进教室，她就用一根棒棒糖轻敲着朱珠的脑袋，把嘴凑到她耳边，“知不知道，泥老师就是张老师的儿子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朱珠惊讶，觉得世上的事不可能有这种巧合。



“真的！”白莉娜很严肃地看着她，“我刚才上厕所路过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时，听教导主任对另一个老师说的，她说张老师突然中风住进了医院，可李校长又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来做我们的班主任，急得站在张老师的病床前直跺脚，大概是李校长的跺脚声唤醒了张老师，她突然睁开眼死死地盯住了坐在病床边的儿子，李校长茅塞顿开，当即就请泥老师替他妈妈来我们学校做我们班的班主任。”

“他做过老师吗？”朱珠问。

“不知道！”白莉娜摇晃着手中的棒棒糖，“教导主任说泥老师刚从美国念完理科大学回来，是个博士生，她还说泥老师的电脑玩得特棒，正在注册一个电脑公司呢。”

朱珠又提出了疑问：“他要有了自己的公司还怎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白莉娜继续摇晃着棒棒糖，“不过教导主任说了，泥老师是大材小用，是临时的，她还说，泥老师是个男的，而我们学校根本就不聘男老师，所以他当老师不会当很久的，等有了合适的人选，他就会离开。”就像白莉娜自己钦定下来的事，她居然把倪老师的来龙去脉说了个一清二楚。

朱珠对倪老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或许是因为她用脸盆砸了他的脸，有一些内疚，希望他能当好她们的班主任；或许是他给她起了外号，她有些恨他，希望他不会在她们学校待多久。但不管怎样，朱珠仍旧对白莉娜获得消息的速度表示出自己的惊讶，她赞赏地冲白莉娜点着头，“我怎么觉得你特像克格勃。”

